

# 论大学的生长逻辑

龙宝新, 栗洪武<sup>①</sup>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大学的最佳隐喻是“生命体”, 大学的生长逻辑是由基因向血统、再到形体的自然演绎。大学的发生、发展、成形离不开思想的自我建构与物化外化的内在双向运动。从思想创造的基因到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血统, 再到形神兼具、动态变异的形体, 构成了大学这一特殊社会生命体的生长逻辑与发展轨迹。大学的基因与血统是大学在发展历程中保持高度自我统一的精神气质, 是校正大学具形化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变异与蜕化的利器。

**关键词:** 大学精神; 基因; 血统; 形体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2)08-0017-05

## On the Growth Logic of the University

LONG Bao-xin, LI Hong-wu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is interpreted by “life body” metaphorically. The growth logic of the university is a natural deduction from gene to blood lineage, then to concrete shape. The university's birth, development and formation couldn't be separated from the two-way reciprocal conversion between self-construction and materialization. It is from the gene of idea-creation to the lineage of pursuing the truth, kindness and beauty, then to a changing concrete shape that forms university's growing track and development logic as a special social form. University's gene and lineage are a kind of disposition that keeps a high degree of uniformity in the process of university's development and a edge tool to rectify all kinds of variations and disintegrations.

**Key words:** university's spirit; gene; blood lineage; concrete shape

大学, 作为人类文明、智慧、学问象征的象牙塔, 一直是世人仰慕的对象。那么, 大学原本是什么? 大学应该是什么? 大学实际上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始终是引导大学发展轨迹转向的主控台, 是牵动大学形象改观的一根神经。当前, 大学何去何从的问题再一次考验着大学人的生存智慧与大学信

念。如何科学应对理想与现实、理念与制度间的冲突, 引导大学走上一条活力充沛、富有竞争力的康庄之道, 成为当代大学人共同关注的焦点。大学起源于对普遍学问的追求, 发展于与教育事业的联姻, 成功于学术与市场间的接轨——大学有其自身的延伸与发展逻辑。无论是大学未来的顶层设计者, 还是

<sup>①</sup> 收稿日期: 2012-06-05

作者简介: 龙宝新(1973—), 男, 陕西洋县人,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教育学博士, 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栗洪武(1956—), 男, 陕西榆林人,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教育史研究。

扎根实践的大学经营者,都不能无视这一事实。在笔者看来,大学的最佳隐喻不是“机器”(如学术机构),不是“部门”(如教育部门),而是“生命体”,它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与生长轨迹,这就是“基因——血统——形体”的遗传变异之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分析,大学的发生、发展都和“思想的自我建构与物化外化”这一内在循环息息相关,大学的生长逻辑就是由基因向血统,再经血统向形体的自然演绎。

## 一、大学发生的基因

基因是“生物体携带和传递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是“一切生命实现代际遗传信息传递的基本单位,是生命世代延续和发展的内在、重要的基础性保障”。<sup>[1]</sup>基因式考察是遗传变异理论对教育现象研究的重要启示,是学者剖析社会事物发展机理的“手术刀”,是透析教育事物本质的思维“显微镜”。

至今,大学已在人类社会存在了上千年,这足以证明:人类需要大学;大学是有生命力的,它好似一个独立存活的社会生命体,具有生命体的大部分特征。无论是多复杂的生命体,其发展都在基因掌控之中。“生活事实本来就是由人们根据概念做成的”<sup>[2]</sup>。大学的发生首先是一种理念,一颗观念的种子;其次才是一种实践,一种办学行动。大学理念相对于大学实践而言具有逻辑先在性,大学实践是大学理念这一“种子”的生长与展开,大学的发生逻辑就隐藏在丰富多彩的大学实践背后的不可道之“道”。无疑,大学之“道”,或者说大学精神,就是大学发生的总基因。

当前,尽管大学在与时俱变地存在着,并衍生出了形形色色的样态,创造了无数的大学典范,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北京大学等,但其中一以贯之、生生不息的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大学精神。它是一所大学的生命源头,是一切大学制度的原发点,是决定一所大学“像不像大学”、“有无大学底气”的根本元素;大学精神是所有大学机构的本体、原型和种子,是统领一切大学中人、事、物的神经中枢,是撑起整个大学形体的精神砥柱。故此,把“大学精神”喻为大学的“基因”毫不为过。守护大学的精神元气,坚守大学的本真梦想,是大学青春永驻、拒腐防变的根本手段。大学每每遭遇发展困境时,有识之士常常会重提、追问大学的源头问题,诸如什么是大学之“道”,大学办学的基点在哪里等。因为大学人相信:只要不偏离“大学精神”这一基因所预定的“轨道”太远,大学实践就永远不会蜕变为其他一些“形似神

非”的社会机构,如高等职业学校或高级劳动力培训机构等。当然,“变”是所有生命体的存活方式,变异性与遗传性并称为生命体的两大根本属性。对大学而言,尽管变革图存是其生命活力的体现,但大学的任何变革都源自并围绕其不变的内核——大学基因展开的。离开了大学精神这一基因的牵引与内控,大学的“变”就不再是一种“变革”,而是一种“蜕变”;不再是一种“进化”,而是一种“退化”。正因为如此,秉承大学的精神基因来办学,遵循强基固本的兴学原则,是大学始终保持强劲生命力的有效策略。

那么,大学精神到底是什么?纽曼认为,这种精神是追求“普遍学问”<sup>[3]</sup>;赫钦斯认为,这种精神是彰显“人类最高能力”<sup>[4]</sup>——创造性思想能力;我国学者认为,这种精神是追求智慧,是开展“形而上学探究”<sup>[5]</sup>,是创造“特别的思想”<sup>[6]</sup>等。尽管这些观点看起来差异悬殊,但其实质却是相似的,即思想创造。思想是人类独有的生存手段和生存方式,人类依靠思想创制工具、创造生活,实现创造性生存;思想是人跻身于天地之间的生存智慧,是人掌控自我、掌控生命、掌控宇宙的天赋能力;思想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潜能,是人具有无限适应力、爆发力、变革力的智慧锦囊。如果说工具是人实现自然界生存的基本手段,交往是人实现社会化生存的根本手段,那么,思想则是人实现超自然、超社会化生存的唯一手段。思想是人独有的自我增值、自我建构能力,其内核就是想象力与创造力;思想是人类一切生存方式的萌发点,是人性中最值得骄傲的资本与元素,对新思想的渴求对人的灵性所系。正是以思想的新生为己任,大学才赢得了世人的瞩目,才获得了生存的空间。也正因为如此,即便一段时期没有国家的支持,没有经济的注资,大学同样能够生存,因为人类预先给它留出了一个超乎凡俗的栖身空间——作为人类生活世界的思想先锋与精神拓荒者的至尊空间,它肩负着人类进步思想创造的重托与期待。

大学源自世俗但又不流于世俗,大学与宗教同源但又不搞精神拜物教,格物、致知、穷理是大学的精神基质,任何外力、外物都不可能抑制大学追求新事物、新世界、新思想的精神动能。大学生存的特权是人类赋予的,是任何个人和机构都无权剥夺或代理的。中世纪大学的发展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思想创造不止,学问存在,大学精神就在萌发,大学制度就会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大学及其学术研究活动的存在才诱发并加速了文明的进化和社会的进步。大学是通过思想,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等的创生来干预社会整体型构的幕后

导演者。大学的思想创造活动是社会变革的发端者,是一个民族未来发展蓝图的描绘者与筹划者。大学始终是具有超越性的,超越任何人类社会实体,如族群、民族、国家等,面向所有社会实体的未来而存在。大学时刻在用思想的力量推动着人类与宇宙的前行,用想象力规划着人类社会的美好明天。用一个实验撬动一个星球,用一个思想重塑一个民族,正是大学特有的旨趣。

## 二、大学发展的血统

所谓“血统”,就是“由血缘形成的亲属系统”<sup>[7]</sup>,它决定着一个人的来龙去脉,承载着人的身份认证,“滴血认亲”是确证人基因归属的原始途径。在所有有资格被称为“大学”的社会实体或机构中都奔流着大学的血脉,负载着大学的遗传信息——思想创造的基因。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思想生产实践才构成了大学发展的血脉和传统,牵连着大学人的追求,维系着大学组织的超稳定性。对所有大学而言,尽管大学精神是对大学秉性气质的最高抽象,是大学一切潜质的结晶体与特质的综合体,是大学鲜活的灵魂与元神,但就一所大学来说,它对这一灵魂、元神的表达和体现不可能诉诸口号化、标语化(如校训等)的机械方式来进行。因为这种肤浅的表达形式对大学自身发展而言毫无意义,它顶多只是给大学贴上了一枚标签而已,而无法给大学的发展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与引领。办大学需要的是大学精神的统领与延续,需要的是大学精神的摄入与提升。大学只有将思想创造的基因植入大学的历史中去,植入大学的生命体中去,才能形成一股奔腾不息、以思想安身立命的“精神流”,进而主宰大学的命运和走向。只有在此时,才能说大学精神在一所具体大学身上具有了活体形态,才真正使该大学获致了真魂,秉承了大学的血统与传统。如果说思想创造的基因让千差万别的大学机构获得了同一家族的身份,那么大学的血统则使每一所大学在经历各种变异、变革之后都不至于失魂、沦为“异己”,蜕变为“似我非我”的四不像怪物。

任何有历史的大学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每一所大学都走过了一段坎坷曲折的旅程,都形成了对所处时代与社会背景的独特反应方式,大学精神的印记铭刻在其走过的每一步足迹和对社会的每一次反应之中。大学的血统、传统正是在这一历程中积淀起来并日渐清晰。大学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来自社会、公众、国家、教派的责难与阻力。每当被人责难

时,大学人难免偶尔也会摇摆不定,面临着出路抉择的难题:是坚守大学的精神基质还是轻而易举地认命?是面对考验知难而进还是屈从压力退缩不前?是继续坚持从事思想创造活动还是随波逐流?这都考验着大学人的智慧、意志与信念。大学精神不是书写在大学校门上的“校铭”,不是大学人声称的“治校理念”,而是大学以其真切的行为与选择来表达自我、回应社会,在求真、求善、求美中永保自己作为思想创生者的真容。在勇敢面对社会、公众、国家、教派的种种质疑与批判中坚守自己的崇高精神立场,是大学对社会负责任的表现。用自己的行动说话,用自己的选择宣示,是大学确证自己精神基因归属的手法,是大学延续自己纯正血统的举措。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大学精神不止是一个符号和象征,更是大学面对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是大学在遭遇压力与挫折中坚挺地“站立”起来、内凝而成的一种精神气质。大学的精神基因——思想创造品性是在与凡俗社会、异己力量的较量中孕育出来的,是大学鲜明的过程性(而非规定性)品质。大学的历史与传统是孕育、滋养、确证大学精神基因的温床,是大学精神的流动存在场域。所以,大学的基因只有在表现为精神连续体或“主体—超体”(怀特海)时才可能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而过程性、延绵性、衍生性则是其根本属性。正如有学者所言,“传统不是资料的消极的储存室,单纯地等待着查询,它以其真正的智慧对后代人的生活起着规范性作用”<sup>[8]</sup>。大学精神基因的动态展开体现为大学史以及形形色色的大学传统,如学术传统、自治传统、学究传统、校园文化传统等等。所以,大学血统是大学精神“流动的音符”。

大学之所以是大学,是因为大学机体中涌动着大学的血统、携带着大学的传统。以大学传统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大学血统是大学发展中的定心丸与稳定器,是大学在历史长河中应对种种困扰与诱惑的强大后盾。对大学而言,其血统的存在意义与人的血脉的功能相似——赋予生命体以不变的本性;而对一所大学来说,正是由于其继承了大学的血脉,所以才不会随波逐流,忘记自己“设计理想社会、探究人间至理、充当文明引擎”的特殊使命。一所大学固有的精神传统、文化传统、学术传统是其永恒的身份证照,是大学精神得以沿承再生的链环,它同大学的基因一起维护着一所大学的自我同一性,确保大学在发展中迸发活力、秉性不移。当然,大学流传下来的传统并不都能够代表大学的血统,只有求真、求善、求美的生存意志与价值追求才代表着大学的真正血统。追求至真、至善、至美,让真理得以澄明,使

善端在人间萌发,让完美引领人们的生活,是大学的本真追求与精神传统,是大学的生存命脉与精神福祉。追求普遍学问、独立人格和完美世界是大学创生思想、启迪文明、照亮社会的价值皈依。在凡人的眼中,这似乎是一种“高贵”的血统,一种“不入主流”的血统,但在大学人的眼中,这恰恰是一所大学及其学术研究工作的命脉与穴道,是其本命所属、本性所归。

### 三、大学存在的形体

理想的不一定是现实的,现实的不一定是合理的。从理念到实践、从精神到制度,具体大学形态的生成总是受到多种变量的干预,这就导致大学理念与现实间的落差与矛盾。对大学而言,没有“常道”、“定道”可循,只有“变道”、“大道”可行,“‘道’的历史性意义存在于‘体’和‘用’之间;也就是说,存在于在变动的环境中稳定的基础或潜在的结构和它的运用的关系中”<sup>[9]</sup>。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大学的具体形态,如大学制度、大学章程、大学校园、大学组织等,这都是大学精神物化而成的载体,是大学的基因、血统外在化的产物。在现实中,并非每一所大学都秉承了大学精神,其中不乏理念走形、理想偏离、精神耗散、血统不纯的名义“大学”,它们经常迷惑着世人对大学的理解,干扰着大学人的认识视线。虽然人们能从那些正牌大学中嗅到大学的原“味”,却始终无法企及大学精神的完型,始终看不到完美无瑕的理念大学,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了大学保持求真、求善、求美血统的意义,看到了纯正血统对本真大学建设的重要性。

从精神、理念走向具体、现实既是大学精神释放外显的过程,又是大学精神基因发生变异更新的环节。大学总要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存活,总需要来自社会、公众的经济资助、精神支撑、制度呵护。没有一定资金的注入,大学人没有生存保障何谈学术;离开了民众的殷切期待,大学的思想创造就失去了外驱力;离开了社会制度的庇护,大学独立自主的研究实践无从展开;离开了社会生产生活对学术成果的转化与回馈,大学就失去了生长的根基与土壤。正是由于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大学必须向社会寻求外援,在有限妥协中找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存身空间,实现自己有条件式的生存。现代大学要投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就必须将科学转化成技术;现代大学要适应民众构建和谐社会的期待,就必须向普通民众开放知识之门,对他们进

行社会教化;现代大学要满足民众对艺术的追求,就必须把种种高雅艺术推向市场,找到艺术品的消费市场。出于生存的需要,现代大学自觉接受了社会体制的部分管制,接受了社会的局部同化,以向社会索取发展所需的资源与空间。实然的大学绝非乌托邦式的大学完型,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社会的归化与管束,让自己与周围环境相适应,以换取“入流”、“同伍”的身份,连通自己与环境之间的营养脐带。因此,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种文化都会根据自己对大学精神基因的理解,凭着自身对大学的想象,建设出自己心仪的大学;每个国民、个体都将自己的大学观投射到大学制度与形貌中去,并利用自己手中的人力、财力、权力部分地干预着大学制度的建构,干预着大学发展合力的生成方向。大学在社会环境中都会变身、变形,都会在坚守大学精神的同时适度地将创办者所隶属的民族特质、国家性格、地域文化吸附进来,都会有限地将社会成员的共同心声表达出来,故具体大学的成形都会被涂上一层浓厚的民族色彩、国家色彩与文化色彩。这样一来,共同的大学精神会在不同背景中催生出形态各异的具体大学(即“具形化”过程),变异出具有各种地域风情与文化底色的具体大学。

当前,大学在具形化过程中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一场社会诱惑与本性坚守之间的两难选择。人类社会正悄然步入转型期: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生产生活的理性化、专业化、市场化主宰了整个社会,大学日益和每个社会个体的生命存在、每个民族国家的未来命运密切关联起来,日渐成为渗透在整个人类文明“骨子”里的一种元素。看看我们身边的大学,一些大学为优质生源绞尽脑汁,宏伟大楼、气派新校区成为大学实力的符号,科研经费、就业率成为衡量大学品质的核心指标,学术研究蜕变为一味追求论文、课题的等级与数量,热衷于大学排名成了大学经营的主题……这就是当代大学具形化中呈现出来的“另类景观”。这不禁让人蓦然叹惋:大学的高贵血统在悄然消逝,大学的人文基调日渐孱弱,大学的精神好似深陷危机!当然,危机也意味着转机。我们深信:理念与现实的正常偏差不仅不会撼动大学的基座,反而是促使大学实践、大学制度、大学轨迹回归本位、本真的契机,是我们复苏大学精神、重拾大学血统的内驱力。大学精神就是大学具形化的导航仪与校正器。无疑,上述变异现象只是大学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对之加以深究、机智应对,在坚守自身传统与逻辑的前提下确保大学激流勇进、不辱使命,是当代大学找回大学精神、

弘扬大学本性的历史性选择。

同时也应看到,大学面对社会变迁所发生的一切变动不都是消极的、异化的。任何变动都具有双向性与交互性。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互适中,大学既改变了社会又为社会所改变。大学与社会的接触是一场博弈,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不管大学走向社会还是社会走向大学,都直接决定着大学命脉的延续。当前,部分大学尽管在批发学历、面向就业、走向凡俗(大众化),尽管在创办职业学院、培训学校、业余大学的同时影响了大学的声誉,但思想创造、学问研究依然是大学的主题,是它跻身社会、立足世间、引以为傲的专属社会资本。对于那些徒具虚名的“非大学”,如职业大学、社区大学等而言,它们只是借壳上市,并非大学被社会所同化的例证。换言之,这些“非大学”本身只是普通高等学校而已,它们只是在御用大学的“金字招牌”,借用“大学”之名来提高自己的社会身价。这一事实也从侧面表明:大学精神、大学血统在应对社会挑战中会变得日益坚挺。

在大学具形化过程中,社会制度、文化类型、时代特征是影响大学具体形体的三个关键因素。在专制体制下,大学易受政治家的摆布,其自由思想精神倍受欺凌,被迫潜伏在学者的脑海中,而在民主体制下,大学成为学者的乐园,其自由思想活跃在大学校园之中,成为大学的一道风景线;在宗教时代,大学以神学为主题,而在理性时代,大学以科学为主调;在欧美文化圈中,大学强调革新,而在亚洲文化圈中,大学更热衷于追随传统。这些特色的形成都是大学精神与具体“生境”(即生存环境)相结合的产物,是大学理念融入时代、融入社会、融入文化的结果。在与生存环境相化合的过程中,大学发生了基因的部分重组与变异,获得了生存的能力,这不但不妨碍大学精神的延续,反而是大学精神新生、成长的机遇,因为“与周围环境发生相互作用”<sup>[10]</sup>正是基因发生变异的原因与诱因,不变异的基因是找不着自己的生根土壤的。换言之,只要坚守大学的精神,外在形体的变迁并不妨碍大学精神这一基因的生长与发育。

从思想创造的基因到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血统,再到形神兼具、动态变异的大学形体,清楚地描

绘出大学的基因图谱与生长轨迹:大学,是一种形散神聚的社会实体,是依靠精神与理念导航的“主体—超体”,是理念大学向制度大学转化的过程。这不是大学的一种“蜕变”或“式微”,而是与大学发展相伴生的自然现象。有学者认为,“今天理念大学正在消逝,制度大学全面凯旋”<sup>[11]</sup>。其实,这不完全是大学在蜕变的证据。相反,这正是现代大学在具形化过程中面临的新困境、新挑战和新转机。不遭遇波折、经历波澜的大学是没有积累的大学,是“长不大”的大学,大学总是在曲折中前行、在轨道校正中成熟起来的。在遭遇波折中,大学如何坚守本真的理念与求真至善的传统,并使之在新的时代背景中结出硕果、焕发异彩,是所有大学人必须思考的一个话题。因此,大学的社会化生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适应问题,更是一个自身精神基因的合理表达与有效呈现的问题。哺育大学的“种子”,守住大学的“根基”,是大学在任何环境中勇往直前、披荆斩棘,保持强劲生命力的坚实支点。

#### 参考文献:

- [1][10] 叶澜. 基因[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5.
- [2] 赵汀阳. 论可能生活(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194.
- [3] 纽曼. 大学的理想(节本)[M]. 徐辉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1.
- [4] 赫钦斯. 美国高等教育[M]. 汪利兵,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67.
- [5] 张楚廷. 大学与形而上品格[J]. 高等教育研究, 2011, (6):1-5.
- [6] 张楚廷. 大学思想的独特性[J]. 高等教育研究, 2010, (12):4-11.
- [7] 佚名. 血脉[EB/OL]. (2011-01-04).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12420842.html>.
- [8][9] 麦克林. 传统与超越[M]. 干春松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19, 25.
- [11] 王建华. 大学的三种概念[J]. 高等教育研究, 2011 (6):8-15.

(本文责任编辑 许 宏)